

山陽先生書後

下

113
1003
3



印 4113
號 1003
卷 3

山陽先生書後卷下

門人加賀兒玉慎士敬輯錄

書賈誼治安第一策後

古今來文字論天下大勢如捕龍蛇搏虎豹者不過數篇如曹同六代論柳州封建蘇氏審勢策斷唐論類。總似以治安第一策為粉本。余自少小喜誦之。萬遍不厭。凡千五百許字。要著在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兩句。以前虛引。十四轉而來。如衆流注一壑。以下唯一幅。為四爨積。末一喻兩層為結而已。而讀之如波瀾萬狀。不可正視。無佗。打算利害。

瞭然胸中。故橫說豎說。無不如意。無意作文。而作文真訣在此。若已未瞭然於心。烏能瞭然於筆。又烏能使人瞭然。余作通議二十八篇。其見得頗明確者。一揮而成。雖陋差可誦。不能甚明者。安排拖沓。百病雜出。乃知求善其文。不若務長其識也。

跋手寫項羽紀後

史記百三十篇。篇篇變化。然求其局勢尤大。法度森嚴者。在項羽紀。要觀其大開闔處。然不逐段細繹。其大者亦不可悟。余嘗手寫一通。隨讀批圈勾截。及修外史。每晨琅誦一過。覺得力不少。因自咲與章七日

臨蘭亭。同一拙工夫也。其自運詎能得佳哉。

跋史記鈔本

遷史入漢。敘事變最大者兩次。諸呂之亂與七國之反是也。事散在諸處。而呂后紀。文帝紀。吳王濞。周亞夫傳。其薈蕞處。彼覩天下事勢機會緩急之際。明如掌紋。故順叙。倒叙。正叙。側叙。而讀者無不了然。然而平淡看過。余修私史。每叙到大事。輒取法于此。此其手鈔本。今日煞蠹於故紙簾中見之。不忍弃。因再釘藏之。

書韓非難勢後

諸子之文。最俊偉者孟子。最精妙者孫子。最變幻者莊子。鼎立爭雄。他無其對。獨韓非以其峭嶮雄悍。差可雁行。說難非韓非之至者。難勢可稱壓卷。其次難一難二之類。凡非之文。一種糾繞。如老藤纏枯木。又如老吏舞文巧詆。使人不能解脫者。是其本色。後人辨難之文。多本於此。柳州守原議。可謂最善學者已。余論權論機等。觀者或謂其學與文皆出韓非。文或然。至學何其然。讀論律諸篇。自當知之。

書晁錯言兵事疏後

文及於東漢。人人所知。余竊謂西漢已有其漸。相如

辭賦。楊雄模擬。勿論可也。如劉向匡衡等。駢語成文。實開八代衰候。唯賈誼不然。其次晁錯。蓋主適用。不主文故爾。昌黎每稱相如向雄。而不及賈晁。真不可解。

書平淮西碑後

韓公一生大手筆事。是平淮西碑。作碑不可不叙。當時諸將姓名。部署兵數。年月前後。乃借憲宗口中呼出。歷歷不漏。故不見塚壘碎瑣之病。又摸寫其英風鬚眉畢動。非必點竄堯典舜典也。數次呼度。以此錯綜作波瀾耳。細觀叙戰處。見李愬功最大。晉公袖手

收之處甚明。而首尾歸功於皇帝之斷，真得休得實。非諛於裴也。凡作文要識大體。此為唐朝建，非為裴為李建也。

書昌黎答李翊書後

答李翊書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盡浮。氣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是昌黎金鍼度人語。其一變八代陋習，全在於此。而歐蘇諸家皆是焉出。凡作文要昌其氣，則篇章句字，不患不諧矣。從前駢儷，與割綴補湊，如明文填砌對股，如制藝皆氣不昌，故然爾。或問氣何以得昌，曰：識明。

書南海神廟後

如平淮西碑，劈頭呼起天字。南海神廟碑，呼起海字。可見此老氣字。海濶天高，如此入手。然後趁勢叙下，乃成一篇典雅鏗鏘文字。非必擬書擬詩擬封禪書也。

又韓文

方望溪稱韓公動筆，便真氣動人。蓋其滿腔皆古書。隨手拈出，乃能如此。如原道似自中庸及莊周大宗師等得法來。送石處士李端公等序，自儀禮來。送孟東野序，自考工記來。畫記自顧命來。諍臣論自孟子

論陳仲子答好辨等來。他送序自史記論贊來。此類皆得其意。而以自家氣力鎔化之。所以為昌黎。孫月峰曰。韓文規模十三經來。近時唯李于鱗近之。才不及耳。真以螻蛄之九。媿蘇合也。

書張中丞傳後叙後

韓碑篇篇藻雅奇變。銘辭嶢刻處。自其創體。唯曹成王碑是皇甫持正作耳。若論叙事最可喜者。在張中丞傳後叙。不必擬史遷。而得其神髓。至議論慷慨。則公本色也。余每讀之。每憾不以此筆作一部唐書也。

書封建論後

柳之敵韓。猶李之敵杜。一時舍此無對耳。集中或有如未脫駢儷故習者。蓋後人攬入。亦如李有擬六朝者。至如封建論。有用大文。讀起正堂堂。如諸葛出師祁山。恐昌黎公甘受巾幘。開手不先破題。起落頓折。九轉而下。至非聖人意。又詳說。再用前語倒收。然後覆說四代沿革。又抽魏晉為小波。末因或者口中聖王也三字。趣入本意。三用前語大結。凡六段二千餘言。而運掉之者。唯一語三提。斷四代利害。亦各一句。故雖設間架。讀之唯如見其橫襟掀髯談論風生也。

書永州八記後

永州八記。自山海經水經注來。帶有晉宋間人風氣。是柳獨創。後人無數遊記。無不露此殘香賸韻。八記以畫法觀之。如八頁橫圖。連為長卷。亦可以史法觀之。如八人同傳。起結每變。合而觀之。氣脉流貫也。小石城山記。沈歸愚以為學莊。余曰。是伯夷傳縮本耳。石澗記。結處蒼莽深遠。五代史外夷傳收尾。似自此得來也。

書諱辨後

余插花于瓶。唯一兩枝。橫斜參差。偃仰向背。具有自

然姿致。湊合數枝。終不能成態。吾以此悟文章法。偶讀韓子諱辨。其一意往復。而奇語迭出。如一枝老梅。槎牙錯落也。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書。

書歐文後

歐公曰。作文無他術。唯讀書多作之。自工。又曰。作文在熟。變化之態。皆自熟處生。又曰。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又曰。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擗節。使簡重嚴正。時或放肆。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此皆實歷語。後人論文。連篇累牘。總不若此簡質有味也。清人傅山者。評歐公曰。是江南之文也。豈謂

無岱華河汾之氣邪。然匡廬大江寧可易視。

又

歐公作文。貼壁竄改。有終篇不留一字者。晚年手改舊稿甚苦。夫人曰。尚畏先生嗔邪。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世笑。蓋歐公畏東坡。嘗謂兒輩曰。廿年後必當無說我者。然歐公碑序記類。其不必著議論。而使人誦玩不釋處。蘇公有不如處。溫公碑豈不雄浩。終不如范公碑動人。豈非欠搏節熟練之功故邪。故人不當恃才。當恃學也。

書豐樂亭記後

歐公豐樂亭記。典重莊雅中。帶出踴躍震動之氣。從來憑吊感慨自成好文。自史遷開之。後人競倣。然為蒼莽悲涼耳。至此記。獨憶起國初創業。覺祥雲瑞靄浮動筆底。天地間一種出色文字。因歎當今太平。什倍慶曆。而吾輩不作得此文萬一。嘗修外史。至末尾一贊。稍摸此意。然落議論窠臼。所謂警學月者耳。己丑九月五日書。是日晨起望東山出日。草木皆成金色。

書幼時鈔蘇文二首後

吾受家學。爛熟小學近思錄而已。十四五歲。因曝書。

見蘇文史論。訖曰天地間有如此可喜者。乃竊誦習。手鈔范增論及倡勇敢策。貼壁日觀之。自是遂有學文之志。今翻故紙觀之。糊痕宛然。自顧白首無成。為之愴然。

書老蘇幾策後

老蘇二策。篇法雄變不測。余觀審勢。截為二大段。審敵為四大段。皆以雖然二字反振而起。審勢歷叙周秦宋。末以問答收拾。是學封建論。審敵則直就今事反覆。大似治安第一策。而末尾唯一句結。有高峯墜石勢。最出意外。老蘇又有上韓魏公書。亦審勢意。公

曰是僧子手。吾薦之。為歐九誤。公言亦有理。余弱冠喜讀二策。謂無軒輊。今年四十三矣。再讀之。審敵勝審勢數十等。不獨其文也。壬午孟春晦。襄識。

書東坡論策後

東坡雖多名文。膾炙人口者。大抵率筆。其刻骨鏤心而作者。論策而已。是其二十四五時作。故有喜事態。不類他日奏疏老成。亦時勢異耳。倡勇敢及策斷上篇。其文與識可稱壓卷。佗論兵刑民財。語皆精鑿。如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二語。可謂盡漢唐宋兵制利害也。余作通議。欲一語仿

佛不可得也。凡讀東坡少時文。見其波瀾踴躍可喜。然最要觀其精鍊處。余每讀憶神宗呼奇才奇才。而此老金蓮燭底慟哭時也。

書志林後

蘇文世特喜誦。以為不可及耳。要觀其慣用手法。立一意必別。以一意對。結雙敲。筆勢乃不窮。是傳家秘訣。其他一段未了。忽出突兀語。或纒引喻。便入正意。雙縮之後。不置收結。唯畧用掀翻之筆。為結之類。東坡起筆手最熟。極其放蕩不羈。往往出古人所無。讀者勿為其所瞞過而可。又有趁筆打成一片處。如志

林中使平王有一王道。是文王之道。文若之心。皆其狡獪弄巧處。不可學。亦不可學也。

書小蘇臣事策後

穎濱文。無父之勁。與兄之俊。然安詳如其為父處。自不可廢。臣事策第四。正可與其唐論參觀。不立素將。切中時弊。及南渡後。韓岳劉吳皆素將。效驗較然。然立素將。亦非無弊。如吾源平是已。要在駕馭如何耳。已丑重陽前一日書。

讀臨川集書後

文貴渾淪。然不可無破碎處。貴奔放。然不可無拗折。

處昌黎所謂迎而距之者。蘇文無之。所以生平漫之。樊荆舒唯能為破碎拗折。如畫家黃子久為戴石山。一筆數頓也。南豐似亦宗此意。但其人無王之峭刻勁鷲。故有肉無骨。徒成凡山耳。

讀曾南豐文

八家之稱。定於茅鹿門。非確論也。半山南豐。皆小家數。烏可號歐蘇。半山猶有奇峭可喜處。曾刻畫昌黎者。痕迹太露。其長處特在委曲不自厭。而讀者先厭之。或依託經術。證引太繁。而氣力不足以運之。如其過闕上書。視穎濱元祐會計錄序。何啻囁語。無佗靈

蠢異耳。晦翁一稱之。遵岳再稱之。乃羣尊奉之。遂列為大家耳。袁子才評曾文。如大軒駢骨連綴不斷。為南宋道學之祖。暗指晦翁也。然晦翁之文。明白俊偉。却有子固不及者也。

書東坡留侯論後

留侯論一篇。俊爽韶秀。如春龍破蟄。且其意不在書。如龍首始現。至孺子可教也。意乃微露。忽引二典。如龍身忽見忽隱。至秦皇項藉句。得意滿志。筆勢掀翻。是全龍出現。未引史公語。翻案一結。畫龍點睛也。是東坡少年極意構成之文。為後世舉子用爛。而未嘗

爛者。

書方正學集後

劉青田對太祖曰。宋濂第一。臣次之。然其實劉雄深。遠出宋右。但篇數少耳。宋較腐而冗。不如王烏傷之有氣力。方正學出宋門下。乃能化其腐為奇。使其不死。固不止如此。要之此四人可謂冠冕明文。而方最光明俊偉。文如其人也。如三楊其人無氣節。無恠其文。骯骯不振。文以人為重。以氣為主。宜哉。余辭家東遊。時先君子手出家藏正學集與鎗一條。曰以黷汝也。此兩物囊當守以終身。傳家願使其鋒銛而不缺也。

也。

題明文鈔後

文選爛。秀才半。換文熟。喫羊肉。二諺可繫唐宗元明之文變矣。蓋以蘓文利舉業群做之。而其弊流平弱。矯之者乃太僻澁。歐虞力救之。至明初極其盛。及北地復倡為鈎章棘句。歷下藻其採。婁東彫其牆。晉江毗陵欲復救之。而不能也。文譬諸畫。六朝如青綠。韓柳歐如淺絳。曾王如淺絳之不至者。至於蘇則水墨白描也。非有氣骨不可觀。故難學易弊。是以王李輩用類青綠者。以眩人目。唐王務復淺絳可矣。乃故學

其不至者。烏能奪時好哉。歸震川亦其流。但唐王喜作大幅密畫。而歸小慎疎筆耳。如餘姚則為白描變法。自樹一家。信豪傑也。

書清文鈔後

清舉業因明制。有論策制藝兩途。制藝為八股俗體。論策則皆可誦。並謂之時文。而平日序論書記稱曰古文者。已愧襲明體。亦不欲依宋樣。於是作一種洗鍊剪削之文。曰學唐人。其實亦震川之支裔耳。如朱竹坨方望溪汪堯峰。所長別在。至魏叔子侯朝宗。專以古文稱。而猶如此何哉。

讀四庫全書提要

清朝高文典冊。莫若明史。其剪裁太嚴。其論贊視宋元史。亦太謹。然可雁行。不知專出何人手。其次為四庫解題。則紀曉嵐之筆也。綜核經史。揚確藝文。無閑冗語。首尾爛然。足光前垂後。舉覺羅一代文。論其可傳者。恐無出此右已。

書三魏集後

余欲觀魏叔子集。意其志經世學。是吾輩人。論策諸文。必有縱橫可喜者。及今觀之。頗不如所聞。其專攻文。故文反止如是邪。如論左氏諸戰。亦無甚奇。大凡

文病在淺與俗。如魏不俗。但嫌淺耳。同時陳子龍詩名掩文。今亦觀其集。佗文姑置。觀其策盜賊兵餉諸時務。皆浩瀚雄深。語中肯綮。叔子無之。豈當事與退處有異耶。魏不若陳死節。伯子死亦不得死。然兄弟皆守父志。家萬山絕頂。不肯出仕。而文名蓋世。至子姪各修潔文行。冰雪森立。可謂曠代名家。下視徐乾學諸人一門富貴。如鷓鴣得腐鼠耳。

書侯方域集後

余寓書劉侗庵博士。問清初三家文云何。劉曰。邵青門論侯以氣勝。魏以力勝。汪以法勝。蓋侯三十七死。

宜不及魏之雅健。而俊逸則過之。此不可優劣。汪才氣短。又束於法。遠不及二子。今讀侯集。知劉論信然。侯叙傳最長。序次之。記又次之。論最下。而時策却不然。或沒後雜收。少作故爾。要其無年可惜。至與吳梅村論出處。正氣凜然。唯有此一篇。覺朝宗不死矣。安得與博士樽酒細論之耶。

書錢大昕集後

錢曉徵毀方望溪以古文作時文。遂以時文作古文。苟能如此。可謂復古已。豈其然乎。曉徵則以考據作文。是淵源竹垞。用以脫格套。省閑冗。可矣。然數見亦

可厭。至其論西洋數學甚妙。乃知文出於心得者。自能動人。

書舊文稿後

庚子之役。諸將攻岐阜。黑田氏幟仰。福寫正則望見。戒其幢主。幢主叱持幟者。使俯之。曰。敢使仰者斬。旗幟一俯一仰。由於兵氣。故關勝敗。余謂文亦然。筆墨在紙上。有如俯而臨人者。有如仰而沮退者。又忌平排。平排則薄弱。是亦如兵陣。宜重疊相蔽而進也。偶檢舊文。求其陣厚旗俯者。十無一二。而薄且仰者。皆是。因歎吾非不更事。蓋不下百戰。而終如此邪。但百敗而氣不挫。則有之爾。一笑。

書家藏烈祖成績藩翰譜

成績藩翰譜二書。士人可人。置一本。猶其腰佩兩力。欠一不可。余寒士。借書不購書。至此書。傾囊辨置也。藩翰譜剪裁詳畧。非具三長者不能成。成績似微遜焉。然後人撰著。萬不能及也。其中議論。皆平允明白。至其序文。真得體面。吾讀之。每俯首至地。

讀二林集

此方諸儒集。大抵多無益之文。亦勢使然耳。唯大小林集。足考當時朝野。制度廢置。人物本末。可比明初。

宋王集矣。其次鳩巢集。而文章爾雅大過之。白石著作多用國字。乃有用之尤者。至近日柴尾古三博士。其文直逼漢人。他儒噪名於文者。皆不能及。可謂野無遺賢矣。是公論。非吾諛也。室公規模大。柴公奇而俊。劉公正而博。尾公則雅潔簡遠。文各如其人。皆無愧元明士大夫。如文中稱謂正當。成於尾公為多。

讀熊澤先生大學或問

余於前輩中。特所推服者。蕃山白石二先生。徠翁次之。以其學淹通古今和漢。非如他儒唯曰周曰漢而已。蕃山大學或問。其言質實。如無他奇。蓋濟世無奇

術。唯實見實用是已。至白石與徠。則多可言不可用者。徠翁為人僻拗自張。不足怪。吾所不能解者。以白石之通達時務。動輒喜禮文華侈。如婦女之見。何哉。其不終用。一人之不幸已。

書徠徠集後

徠徠文。如田舍兒黠者。能作京語。至買物論價。則出其本色。序記論說及學則等。用心之文。皆牙牙學語。至與人往復論難者。皆可快聽。以其不用古文辭耳。而用古文辭。亦有可玩者。如送守秀緯序論出處。又一序論京師在都風俗。又一記說會津形勢。序荀子

紀効新書等文。皆非文人所能辨。蓋當文章將開時。有鳩巢及伊藤父子出。雖無大可喜。亦少可疵瑕。徂徠欲超上之。故自墮此魔境。又障礙人可惜也。如南郭輩。克肖王李有踰其師。而不足觀。春臺乃能悟其師之非。可謂豪傑也。余常謂徂翁事事超越人。而有一事缺。曰立身。有兩事贅。曰古學。曰古文辭。使無此三事。則論人才。恐少匹敵。惜哉。

讀櫟園書影

櫟園舉艾天傭論王李曰。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別為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氣

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可謂善言明文矣。蓋有韓歐以來。人每作一文。入題還題。起結轉摺。槩有常法。而其意言平熟。覺數見不鮮。故欲出其圈套外。而才不副焉。故特成此種。如我徂翁及近日履軒翁。亦坐於此。為其聰明所傷耳。余常歎我國古今文運。兩開。每開未學彼之佳。先學彼之惡。前為駢儷體。後為古文辭。未及為韓歐。即有為者。其業不大且熟也。至為蘇者絕無矣。蓋我稱文者。序記銘贊。無事於議論大文。故爾。且漢人習舉業。故雖為古文辭者。非全無經緯。邦人四五百言。以往填字而已。如叙事。亦徒爭瑣

碎處。至大開闔處。氣力不能運掉之也。擦園所言。正可移贈邦人。

讀虞邵庵集

元都北京。仰食於江淮。有河漕海運二路。扼其咽喉。百萬坐餓。伯生建屯田壯根本之議。當其全盛。人必以為過慮迂計。其實憂深思遠。萬世長策。是不獨元然也。伯生又論當時文弊。曰。或以恠詭險澁。至不可解為妙。或沉取耳聞。經史子傳。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宋元首尾。輕儇情狀。若能優諧謹。前者享保間文似之。後者今時文似之。凡腹有所蓄。眼有所見。則形之

口與手。皆有補於世。空腹盲眼。而徒託手指者。乃不免於二病。然享保文。猶有非空疎所能者。至今時文。則屢讀幾部小說評語。輒可搖筆書起。漢人猶相題擇。此間用之高文典冊。人之無分別。乃至於此。

書自鈔漢魏歌謠後

自古聲詩有兩派。如十九首是一派。易水垓下大風及諸歌謠是一派。不解歌謠風味。則其詩皆成綿麗。六朝是也。唯老杜窺之。其詩勁拔朴拙中。有動人處者。由此而已。蘇李送別。亦十九首之逸者。後人託之蘇李耳。然自是漢詩。非如李陵答蘇武書出六朝贗

作也。

書勅勒木蘭二歌後

余常愛勅勒歌。雄勁蒼莽。自是北音。迥別齊梁綺靡之習。漢魏歌謠一派。至此絕響。厯七句二十七字。字字如含風雲氣。其中三言四言七言相錯。歌行之結篇。立章鍊句換韻。併開合頓折諸法。皆備。唯一首可敵下半部文選也。勅勒短而妙。木蘭長而妙。熟此二歌。歌行之法可不他求。杜詩似多。自是悟入者。如孔雀東南飛。則絮絮可厭。猶此間情死演詞耳。

書陶集後

陶詩於六朝金粉外。別開面目。以其人非六朝人。故其詩亦超卓如此。後人學陶者。每託於田野耕稼事。以肖其面貌。焉能得其神情哉。陶自是將種有氣力人。使其擁旄執節。則其詩不必專於山林一體。唯顧所遭如何而已。

書杜集後

余語從學詩文者。有一字訣。曰真。又有四字訣。曰唯真故新。文姑置諸。詩自漢魏六朝至唐。其詞金玉華藻。其意歎老嗟卑。爭新競奇。愈出愈腐。唯陶與杜。顧就日用父子君臣間。直叙情景。語語有生色。化家常

茶飯為金齏玉膾。即視從前珠璣堆積。皆覺不可食矣。杜同時勃敵如李白。亦託神仙奇怪之趣。不及杜之平實有味。是龍肉不及猪肉也。

又

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此語誤後人不少。故盡掃除諸注。始觀少陵面目精神。唯以一部唐書為其注脚。大旨可了。不可了者姑置而可。然必指定某詩為某事作。又大不可。大要要知其篇篇近人情。又要見一語不猶久也。

又

杜集可喫緊讀者。有數。其餘不必盡讀。唯詠懷五百字。北征。羌村。彭衙。可見本領。前後出塞。三吏。三別。蘆子。可見感觸。七言則兵車行。兩哀。茅屋風雨。冬狩。及諸詠馬。題畫諸作。並自漢魏歌謠變化。而貫以風雅騷之神。所以一洗六朝唐人陋習。開後來無數法門。律絕亦然。皆要自讀自得。觀其鬚眉畢露處。不可就前人履舄間。同聲附和也。戊寅六月。書于長碕旅寓。酒罷燈炮處。

書王維集後

沈約拗四聲。沈宋拗近體。非拗於此人。風氣所趨。靈

竅漸開。陳子昂力追古體。而不能勝衆。雖李杜韓之
雄才。至近體。不得不依傍之。非人力也。但如以千里之
足折旋蟻封。不全受縛束耳。如杜七言律。縱橫變化。
可以見焉。至五言律。摩詰純以古體行之。亦不受束
縛之尤者。而孟與韋柳。皆學其步趨。法門別開。可謂
豪傑也。當時杜獨推許太白。而不甚及摩詰。何哉。

書唐人絕句新選後

七言絕句。是唐人本色。如蕭景暢詠春別。虞伯施詠
司花女。頗近唐調。蓋梁陳隋稍已有之。至唐盛行。樂
府非此不用。如汾水秋雁詞。至泣明皇。亦截長古尾。

四句者。如清江一曲柳千條。刪短古之末二句者。可
以見焉。如涼州伊州水調。取戍夫妓女之作。不雅訓
者。經名手之裁。然後被絃歌。稱太白昌齡擅長。以其
尤豪壯清麗。其實人人皆能也。故老杜不為。為之則
錦城絲管。豈非當家。至如逢李龜年。則可謂得其神
境矣。禹錫竹枝。似本於杜江畔獨步體。而加流麗。李
益乃太白之流。晚唐多佳作。杜牧鄭谷為最。明人開
石曰。盛唐盛唐。要知此體。是一代歌謠。何必區別。但
中晚多布置痕迹。不如盛唐跌宕耳。至許渾李商隱。
以此詠史為議論。亦自一体。宋元詩餘興。絕句不復

唱歌雖極工緻。終不及唐人者。坐此。洪容齋有唐萬首絕句。王阮亭就而選之。其所論先獲吾心。及視所選。大不滿意。嘗刪存數百首。又就諸集拾遺。雖不盡備。要皆不失樂府風味者。後不知散落何處。今逢備後故人。今村綽夫。寫有一本。欣然畧叙素論以付之。

又

唐絕壓卷。歷下稱秦時明月。婁東稱蒲桃美酒。王新城稱渭城白帝。秦帝與黃河遠上。而沈長洲以李益聞笛。禹錫石頭。杜牧秦淮。鄭谷揚子。接武。余謂秦時墮議論。秦帝嫌太巧。皆似不若簾外春寒也。白帝之

風韻。似不若峨眉蘭陵也。秦淮不若暮煙秋雨。石頭不若曾隨織女也。且杜逢李龜年。豈有遺乎。更有每到花時不在家。坐聽嘉陵江水聲等。豈不可接武。要之。詩因境變。各有可觀。況於一代詩。必求壓卷。詎可哉。

書韓蘇古詩鈔後

讀杜詩。必合讀韓蘇詩。猶讀孟可解論語也。又讀香山山谷。及明李空同。猶讀法言中說。見其模擬不到處也。石藤杖。學藤竹杖。汗泗交流。學冬狩。石鼓自八分歌來。其變化逕蹊。畧可窺伺矣。戊寅季春。識于赤

關波濤聲中。是日將過海入豐也。

又

蘓古詩。有意與韓鬪。不特石鼓聽琴也。海市關於南
岳廟。贈篔簹於謝篔。以余觀之。石鼓交綏。其餘皆似
輪一籌。且汴州亂。雉帶箭。東方半明等。蘓集無此健
調。然至饋歲守歲泛頴眼醫等。韓集亦無此妙語也。
韓詩南山和月蝕等。與東坡諸次韻。並硬語排奐。特
示腹笥腕力。一覽索然。後人學韓蘓者。專慕此等。遺
山牧齋竹垞。及乾隆三家類。皆是。可謂不知取舍也。
戊寅九月讀于薩州旅舍。積薪堆中。小窓微明處。遂

識。

又

世服蘇之廣長舌。不知其收舌不盡展者更好。試院
煎茶。食荔枝。林逋詩後。考牧圖。韓幹牧馬。贈寫真何
充。秧馬。硯屏。墨妙亭。藏墨。畫竹。謝銅劍。橫翠閣。煙江
疊嶂。皆豐約合度。姿態可觀。謝逋英賜御書。贈寫御
容者。最莊雅精鍊。別子由諸作。皆真朴動人。要者謹
浪笑傲其貌。鐵心石腸其神也。後人舍其神襲其貌。
非好學者。蘓詩雖戲。猶士大夫之善謔也。如明清二
袁。乃幫間牽頭耳。

書唐宋詩醇不全本

余購得唐宋詩醇不全本。李少缺。陸次之。白大缺。杜韓蘓全。子弟請補之。余曰。勿為。是恰得吾心。李姑不論。白諸詠時事。筋骨畢露。如長恨歌。余謂是一齣小說。而押韻者。豈可謂詩。烏得較論於哀江頭。畫馬引耶。如陸語之曰。肖杜必善。曰。肖白必怒。然其實肖白處多。在於渾露厚薄勁脆而已。趙甌北詩話。猶襲詩醇次第前人。可謂無眼孔也。

書新來揚誠齋集後

無情不寫者白。無景不寫者揚。妙處在此。病處亦在

此。大凡北宋有勝中晚者。至南渡則輕脆薄浮。氣運為然。而揚尤輕浮。譬如倡婦作態。觀者稱妙。若使室女學之。親戚不齒。故漢人少學揚者。同時石湖有擬廷秀休詩。蓋已別視之矣。邦人則喜而學者比比。余常以素論語人。人不肯信。今觀新舶來揚集。序者曰。揚則可。他人則不可。刪其太甚者刻之。又有趙雲崧序。謂是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趙不屑作小詩。作則矢口善謔。有類揚者。而其所論則然。可見漢人有分曉如此。

書古刻放翁詩鈔後

放翁詩不及杜之沈鬱頓挫。而性情近之。不及韓蘄之恢拓變化。而色態過之。同黃之奇崛。而無其硬僻。兼范與楊之秀腴。而無其艱苦俚俗。後世學詩正宗。未可舍此他求。撰陸者數家。然莫若羅劉二家。去陸未遠。抉擇有真見。評點雖少。皆可咀嚙。非明清人求備失要者比。人不察耳。故舊刻本頗少。余藏一本。近因南洞相公下問詩學。答以素論。以此供覽。公曰。鞅掌奔走。安得簡約如此者。遂以為獻。幸窓中轎中。偷閒翻視。記及野人。不得常侍。不為憾也。

書明詩綜後

劉伯溫詩。冠冕明代。猶其文也。太公釣渭圖五律。稱其人物。高季迪使不蚤死。其詩不止如此。如送人官陝西七律。其雄麗應明興之運。真傑作也。古体未能脫元人風習。李西涯崛起。畢備諸体。變臺閣之骫骳。明詩於是極盛矣。以上並不甚立門戶。故各可觀。以下則否。李空同。其人有氣力。可不必擬杜。擬杜有痕迹。可惜。何大復。明秀雅鍊。却多合作。後七子欲勝李。何故。文務割裂。詩務勦襲。不覺至太甚耳。然其詩終非盛唐。纔足追步李義山。至其選唐詩。曰杜七古。不矣。初唐氣格。七律憤焉自放。是暗排空同也。然如歷

城七律。長處自不可廢。徐袁以空靈換摸擬。而鐘譚又加以淒寒。虞山所謂用大承氣湯。開結轉而生別症者。不唯勢之相激。亦氣運使然也。

書中州集後

南宋詩脆弱。金元則雄傑莽蒼。不獨元遺山。蓋地氣然也。遺山五七律。或可使放翁卷甲曳兵而走。七古故意變幻。却不及陸之妥帖合格。大凡用長短句。出於不得已。長不得。不長。短不得。不短。用單複句亦然。故意為之。則不可。清諸家襲為遺山之誤者多矣。薩天錫。揭傒斯。虞伯生諸人。近體並雅暢。一洗宋習。漸

開明風。楊銑厓。出入錦囊玉漢間。亦足為明諸家雄麗嚆矢也。

書趙甌北十家詩話後

清初錢牧齋。挾韓蘓以凌轢人。而其所作。不能脫明季脆薄之習。不若吳梅村之純學長慶。溫馴有餘也。二人皆失節。而錢醜顏。吳忸怩。錢竊罵典朝。吳懷思故君。其詩品各如其人。乾隆焚滅錢集。宜也。要之皆明詩殘餘。至康正之際。王朱與南施北宋。應運駢起。皆全人全詩。愚山雋逸。荔裳雅健。而朱之森嚴排慕。王之高朗清麗。可稱勍敵。王病在太整。不及朱之有

氣力。然無朱之瞞人處。各有長短也。趙甌北乃獨取梅村與查初白。查所長律詩耳。雖足鼎峙一時。豈可奄有二子。是無他以羣推王朱。故意舍此取彼。猶牧齋舍前後七子而獨取程松圓。非確評也。

書談龍錄後

趙執信以國忌日演長生殿劇。以此坎軻終身。以與漁洋有微憾。著此錄誣毀之。其人可薄。然評漁洋與竹垞曰。王愛好。朱喜多。可謂評盡二家也。

書隨園詩話後

余弱冠得隨園詩話讀之。不見其可喜。及壯來上國。

則家家手誦之。余不肯讀。時舉其中數條。聞者驚顧。曰子何時看閱。余微笑而已。嚴滄浪定唐詩之論。不過數十條。宋諸家話詩。微言清語。每恨易盡。至明人乃求其備。無復餘味。然未有如隨園之累卷堆帙可厭也。蓋渠抵死與沈歸愚爭名。沈有別裁。主持風雅。故作此話敵之。罔羅四方吟詠耳。非話也。沈雖無甚奇。自是大雅。足範後學。袁乃以輕薄浮蕩。鼓儻而奪之。其毒延及海外。甚哉。

又

歸愚絀鄭獎雅。故倉山獎鄭絀雅。勢固然。嘗嗤元遺

山論詩。以芍藥薔薇與山石並論。不倫。殊不知遺山意在芭蕉葉大。梔子肥。視諸有情。含淚無力。臥枝。同一詠卉木。而語有男子女郎之別耳。倉山論詩失竅。多類此者。

又

隨園評漁洋。如一良家女。五官端正。襲以錦綺。薰以名香。傾動一時。非天仙化人。一見魂消者比。蓋暗以天仙自居也。余則評隨園。如一點妓。雖無甚姿色。善為媚態。百出。眩惑少年。及諦視之。不耐其醜也。

書倉山詩鈔後

市河西野翁。自長碕還。余時歸省。遇之備後。聞其託碕尹致小倉山房全集。問其詩如何。翁曰。覺硬。不類其話所言也。已而鈔刻成。見寄。後又獲讀全集。翁語信然。大抵漢人集。古風居多。律絕亦不專清脆一派。雖倉山亦然。故翁云爾耳。然翁唯曰硬而已。余加一字。曰粗。更加一字。曰俗。已丑九月十九日。雨霽。日出。偶閱詩鈔。憶翁逝已二十餘年矣。

書倉山文鈔後

袁倉山。在此方。講稱其詩。而文實出詩上數級。雖序記論不免時習。至碑傳書東。其叙寫辯駁。皆有生色。

然吾嘗疑當時名人碑板似無不倩其手。何哉。後閱王蘭泉詩話。知渠不待倩而作。以裸人目耳。其文雖佳。其人可薄如此。

書藏園既北詩鈔後

隨園學不及既北。才不及藏園。而意常踞二人上。其嘗評厲樊榭吊古詩曰。數典而已。是袁自道可也。蔣則能運用之矣。袁心常畏忌。故話中每每抑之。而抑不了也。乃至蔣之評袁。則曰麻姑弄狡獪。傍有方平窺。可謂窺破之矣。趙律詩工緻。出袁蔣右。古風絕句。則多俚俗。蕪雜甚於袁者矣。蓋漁洋以整麗風靡一

代三家晚出。務欲以亂頭粗服勝之。勢乃至於此。猶北地之於西涯。公安竟陵之於歷城。大倉彼闢其名於大海外。何干我輩事。此間文士。不詳人之爭端。每視其後出。豎幟者。輒欲黨屬之。何哉。

書五刹詩鈔後

國朝詩運。兩開兩壞。猶文章也。初壞於長慶體。後壞於萬曆體。中間爭亂。不暇為中晚宋元也。五山僧侶。頗為瘦硬絕句。其中巨擘。有若義堂絕海。頗雄奇。有臺閣儒紳。不及處。當時王霸盛衰。渠輩冷眼傍觀。頗形之吟詠。含有譏諷。又非近時士君子。徒鏤刻風月。

為無益詩比也。

書正德四家詩鈔後

正德諸公中。余推服白石玉山南海崦嵒四先生。白石玉山律詩。雖未脫明人氣習。至其古體。皆具格。崦嵒七古短篇。俊爽秀異。諸家所無。南海絕句。多逼漢人。徂徠不以詩見長。而其詩有骨氣。南郭諸人。皆王李奴隸。不必論也。要之此諸公。皆自學殖中做出。故各有可觀。近時詩風一變。以前輩為陳腐。以空靈清新相高。然論其才雄力厚。恐不能及。唯茶山西野及六如師。足代雄耳。

又

白石歌行。題孔明像詩。荆軻老少年行類。皆似自長吉。漁夫來。而寄託深遠。非淺人能識。玉山鴻門高。遠過李西涯。十六羅漢圖。老將行。與南海壽白石長古。皆雄奇可喜。崦嵒短古。春寒詞。美人睡起。最妙。是豈護社中人所不能深指。如徂翁觀朝鮮人調馬。乃漢人手段也。

書六如茶山西野集鈔後

茶山六如皆長於短古。短於長古。茶山開元琴行。芳野詩等。皆其刻意者。然不如富山圖。丹海行之類也。

六如采草采萼等歌。庀材患多。欠運用之力。不入格者。不如李長吉像。畫猿諸作也。六如七律。奇肆百態。使茶山瞠於後。至五古五律。則茶山之境。六如不能夢見也。西野嗜古。其詠古物諸長篇。雅鍊如其器。可玩可傳也。

書古詩韻範後

此間詩家。槩專用力近体。至古風。略存集中体面耳。用韻構局法。皆漫然。近時六如師。窮極工巧。猶仍舊習。後似覺悟。然謹守一韻微尾。四句一換二法而已。西野翁亦然。茶山前集多古体。嘗倩余校正。當時未

熟韻法。恨不能盡洗剔。在國朝始洞曉於此者。亡友武元景文一人。真破天荒手也。余始不服其說。又喜作絕句。嬾為長詩。景文常歎曰。長古非作文章手。不能盡變化。在今日。庶幾此事者誰乎。吾老矣。為子講法。子為我作詩。乃泄泄如此。余無望矣。余因此奮發。及西遊。篋中唯携自鈔杜韓蘇古詩。放浪鎮西騎歲。似大有所悟。登臨憑吊。得十數篇。欲齋歸相示。在途得其計。時在長府小田廷錫家夜飲。拋杯罷酒。痛哭徹曉。今再讀韻範。如觀顏色。愴然書此。

跋南海手書竹枝卷

裕齋所藏南海先生竹枝詞。為其集中最妙之作。而其所手書。字亦優入漢域。可醫世書工刻意舛商俗。不唯詩足法也。余嘗論竹枝一體。要在質俚儉。俾中寓縹緲之音。不失歌謠本色。而紀風土民俗。可備考證。則最盡善者耳。昉於杜工部。成於劉賓客。宋元人皆祖述之。而南海早窺其意。可謂敏也。清人揚次也。作西湖竹詞。務言瑣細難狀之事。蓋宮詞一派。非其正體。耳。食者爭摸搯之。猥瑣淫褻。筋肉畢露。呼之曰竹枝竹枝。安得南海一粒金丹。治其俗骨也。

書詠物詩選後

唐人詠物。皆有寄託。非徒作者。謝瞿七律。專門於此。然得一警聯。其餘補填可厭。如袁凱白燕。洵不易獲。大抵漢士大夫。官跡浮沈。感觸有多少。可詩者。而邦人否焉。故苦無題目。於是不得不逞工於詠物。詠物材料與漢人共之。每為其輿僮。勢也。唯據所遇。記歲月。寫情景。是漢人所不知。而吾獨知者。或可標新領異耳。是余所以不欲詠物。詠物不若詠史。史中有無數題目。隨讀者淺深。皆可成真詩。舍之而曰雁字。曰鶯梭。無以為也。

書徐而庵說詩後

金聖歎說律詩。稱上下各半截。徐而庵則稱全篇四段。所謂起承轉合也。四段視兩截較妥。然古人無此死法也。大抵善說文者不必善作文。善說詩者不必善作詩。死活異耳。聖歎說詩法。當時謂之斬腰休。聖歎後得罪處斬。世謂先兆可笑。余謂而庵不亦被斬為四段幸也。

書聲調譜後

趙秋谷作聲調譜。自謂得古人秘法。古人未必有此法也。七言歌行。壯浪瀾翻。本無格律可言。故唯才大氣豪者能之。不知者疑其有法而秘之。非也。然無法

中未嘗無法。或平調中忽為頓挫。拉雜後竟歸單聲。或可續却斷。或應斷遂續。抑揚抗墜。妙出意外。而頓逆之勢。自然有不可亂者。必指定某句為某調。某字為某聲。恐無此理耳。

又

古歌謠諺。雖二三句必有韻。乃知無韻是無詩也。韻脚不妄不響。則不成詩。何巧拙之可論哉。古名作皆如此。韻為此詩設。故押韻是作詩第一義。其次為聲病。聲病當求其所以然。不可徒拘守也。平字是商聲。故句脚押之。句中亦欲其連綿以成音調。故忌孤平。

五言短。故在第二位。七言加二字。故在第四位。其實一也。是其最忌。他蜂腰鶴膝等。種種械扭。皆故設此峻科。以待舉子耳。平時吟詠。何必然。大凡律詩。在唐猶不歌唱。歌唱者止於絕句。宋以後。詩餘興。雖絕句亦不歌唱。元以後。詞曲興。詩餘亦廢。至此時。詩特為士大夫言志之具。不必拘拘聲律。此間舌官乃挾之以恫喝不知者。曰。唐山人作一詩。皆可被絲竹。吾觀其徒所作。犯所謂最忌比比。是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也。可以見其說之不足信已。

書國朝政紀稿本後

嚮樂翁公。索襄外史。既覽。手筆題數言其後。大意曰。叙事適繁簡之宜。論事不任偏私。而洞中機先。侍臣竊寫寄示。余感知己之誼。又有以自勸。其後作通議二十八篇。泛論古今制度政体得失。近又做荀悅漢紀之意。修國朝政紀。起於開闢。至於輓近。紀其大事。作論八十餘首。於所謂不任偏私洞中機先者。未知能不負公言否乎。而公逝已四年矣。襄今亦獲篤疾。殆乎不起。俯仰令昔。撫卷慨然。

山陽先生書後卷下終

山陽先生書後卷下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738